

積微居甲文說

積微居甲文說自序

甲骨文者，殷商之文字也。欲識其字，必以說文篆籀彝器銘文爲途徑求之，否則無當也。甲文中已盛行同音通假之法，識其字矣，未必遼通其義也，則通讀爲切要，而古音韻之學尙焉，此治甲骨者必備之初步知識也。甲骨文所記者，殷商之史實也。欲明其事，必以古書傳記所記殷周史實稽合其同異，始能有所發明，否則亦無當也。大抵甲骨之學，除廣覽甲片，多誦甲文，得其條理而外，舍是二術，蓋不能有得也。就形以識其字，循音以通其讀，然後稽合經傳以明史實，庶幾乎近之矣。試觀王襄葉玉森之所爲，用力非不勤也，而所得殊渺者，未嘗以二術爲其基也。余以此說求之五十年來甲骨學諸家，得二人焉，一曰王君靜安，一曰郭君鼎堂。王君功力絕深，每下一義，泰山不移。讀其書，怡然理順，涣然冰釋，使人之意也消，恆言所謂爐火純青者，王君近之矣。郭君神識敏銳，博學多通，能於無字縫中讀書，據甲文未見武乙妣戊，因定紂遷朝歌，妣戊之卒當在紂遷以後，其最著之例也。兩家業績至豐，其所以致此者無他，廣讀甲文，由文字聲韻以通其文義，據故書以證合史實而已。余治甲骨之學後於兩君，幸獲讀兩君之書而有所啓發。王君著文字說，郭君證父母同用，余因

得悟大乙母妣丙之母，義爲女子而非後世父母之母。郭君謂大中告廟之大爲官名，余因得據左傳定爲周禮之述人。自餘如母卒之爲簡狄，上甲淵之爲上甲微，皆以文字爲階梯明史實者也。甲文有內宗廟宗，見祀者有至，有高，有蔑，有先等，余以竹書紀年所記殷王名說之。方國有方，有數方，有旨方，余以國語之大彭，詩侵阮祖共之祖，尚書之西伯勘黎說之。殷人祭先，重直系而輕旁系，余以尚書高宗肅日之典祀無豐于昵說之。此余稽合故書說史之事也。雖余所得渺小，不敢望王郭兩君，然余治此學所由之徑途固康莊大道，此差可自信不疑，亦可與天下人以共見者也。

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九日，楊樹達記於嶽麓山齋。

積微居甲文說目錄

卷上 說字之文凡三十三篇

第一類 識字之屬凡十一篇

釋豕	九
釋𧈧	八
釋𧈧	七
釋麌	六
釋麌	五
釋麌	四
釋麌	三
釋麌	二
釋麌	一

第二類 說義之屬凡十三篇

釋述

釋追逐.....二七

釋驥鳳.....二九

釋禦.....三〇

釋犬.....三一

釋省.....三二

釋从犬.....三三

第三類 通讀之屬六篇

釋馘.....三五

釋登.....三七

釋弋彘.....三九

釋相.....四一

釋大.....四二

釋枝舟.....四三

第四類 說形之屬凡三篇

釋田區區丘.....四三

釋農.....四四

釋中.....四五

釋凶.....四五

卷下 考史之文凡二十篇

第一類 人名之屬凡七篇

釋新宗.....四七

釋羔附後記.....四八

釋幽宗.....四九

竹書紀年所見殷王名疏證.....五〇

釋汚.....五二

釋母柰.....五三

釋拂.....五六

第二類 國名之屬凡五篇

釋犬方.....

尚書典祀無豐于昵甲文證.....七

釋方.....

釋彤日.....七

釋節方.....

釋節方.....七

釋収方.....

甲文證.....七

釋旨方.....

甲文證.....七

第三類 水名之屬凡二篇

釋滴.....

甲骨文中之四方風名與神名.....七

釋汎.....

讀胡厚宣君殷人疾病考.....八

釋乍邑令龜.....

甲文中之先置賓辭.....八

第四類 祭祀之屬凡二篇

共文凡五十三篇

第五類 雜考之屬凡四篇

釋乍邑令龜.....

甲骨文中之四方風名與神名.....七

讀胡厚宣君殷人疾病考.....八

甲文中之先置賓辭.....八

釋乍邑令龜.....

甲文中之先置賓辭.....八

積微居甲文說自序

甲骨文者，殷商之文字也。欲識其字，必以說文篆籀彝器銘文爲途徑求之，否則無當也。甲文中已盛行同音通假之法，識其字矣，未必遽通其義也，則通讀爲切要，而古音韻之學尙焉，此治甲骨者必備之初步知識也。甲骨文所記者，殷商之史實也。欲明其事，必以古書傳記所記殷周史實稽合其同異，始能有所發明，否則亦無當也。大抵甲骨之學，除廣覽甲片，多誦甲文，得其條理而外，舍是二術，蓋不能有得也。就形以識其字，循音以通其讀，然後稽合經傳以明史實，庶幾乎近之矣。試觀王襄葉玉森之所爲，用力非不勤也，而所得殊渺者，未嘗以二術爲其基也。余以此說求之五十年來甲骨學諸家，得二人焉，一曰王君靜安，一曰郭君鼎堂。王君功力絕深，每下一義，泰山不移。讀其書，怡然理順，渙然冰釋，使人之意也消，恆言所謂爐火純青者，王君近之矣。郭君神識敏銳，博學多通，能於無字縫中讀書，據甲文未見武乙妣戊，因定紂遷朝歌，妣戊之卒當在紂遷以後，其最著之例也。兩家業績至豐，其所以致此者無他，廣讀甲文，由文字聲韻以通其文義，據故書以證合史實而已。余治甲骨之學後於兩君，幸獲讀兩君之書而有所啓發。王君著女字說，郭君證父母同用，余因

得悟大乙母妣丙之母，義爲女子而非後世父母之母。郭君謂犬中告麋之犬爲官名，余因得據左傳定爲周禮之述人。自餘如母卒之爲簡狄，上甲淵之爲上甲微，皆以文字爲階梯明史實者也。甲文有內宗廟宗，見祀者有至，有高，有虔，有先等，余以竹書紀年所記殷王名說之。方國有方，有敷方，有旨方，余以國語之大彭，詩侵阮徂共之徂，尚書之西伯勘黎說之。殷人祭先，重直系而輕旁系，余以尚書高宗肅日之典祀無豐于昵說之。此余稽合故書說史之事也。雖余所得渺小，不敢望王郭兩君，然余治此學所由之徑途固康莊大道，此差可自信不疑，亦可與天下人以共見者也。

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九日，楊樹達記於嶽麓山齋。

積微居甲文說目錄

卷上 說字之文凡三十三篇

第一類 識字之屬凡十一篇

釋尤	七
釋詎	八
釋𠂇	九
釋麌	九
釋麌社𠂇𠂇	九
釋𠂇	十
釋𠂇	十一
釋𦥑	十二
釋𦥑	十三
釋𦥑	十四
釋𦥑	十五

釋𧆔	一五
釋𠂇	一六
釋𧆔	一七

第二類 說義之屬凡十三篇

釋𠂇	一八
釋星	一九
釋易	二〇
釋子	二一
釋曰	二二
釋亦	二三
釋征	二四

釋追逐	二十七
釋鶡鳳	二十九
釋禦	三十
釋犬	三一
釋省	三二
釋从犬	三三

第三類 通讀之屬六篇

釋哉	三毛
釋登	三七
釋弋彘	三九
釋相	三九
釋大	四〇
釋挾舟	四一

第四類 說形之屬凡三篇

第二類 國名之屬凡五篇

卷下 考史之文凡二十篇
第一類 人名之屬凡七篇

釋新宗	四七
釋羔	四八
釋肉宗	四九
竹書紀年所見殷王名疏證	五二
釋汙	五九
釋母春	六〇
釋溥	六一

釋大方.....

釋方.....

釋咎方.....

釋旨方.....

釋渢.....

釋洩.....

釋鬯.....

第三類 水名之屬凡二篇

釋滴.....

釋澣.....

釋洩.....

第四類 祭祀之屬凡二篇

釋乍邑令龜.....

共文凡五十三篇

第五類 雜考之屬凡四篇

尚書典祀無豐于昵甲文證.....

釋彫日.....

讀胡厚宣君殷人疾病考.....

甲文中之先置賓辭.....

釋乍邑令龜.....

共文凡五十三篇

積微居甲文說卷上

按本書分爲二卷，上卷皆說字之文，下卷皆考史之文。說字之文復別爲四類，第一類識字，第二類說義，第三類通讀，第四類說形。

第一類 識字之屬 自釋尤以下凡十一篇

釋 尤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說文五篇下臼部云：「尤。尤尤，行貌，从人出臼。」按許君說殊無理致，余於七年前嘗釋此字，疑爲枕字之初文。頃者余溫尋龜甲文字，見此字作𠂔，作𠂔，與許書形同。又有作𠂔者，象人荷擔，兩端有物，以手上扶擔木之形，始悟此字爲僱字之象形初文也。說文八篇上人部云：「僱，何也。何下云：僱也。从人，詹聲。」今字作擔。按詹聲尤聲古皆閉口音陽聲字，音最相近，从尤聲之字如耽耽紇𦥑音讀，今皆與僱同，故知其爲一字矣。異者，尤爲象形，僱爲形聲耳。因削去前稿，更爲此文焉。

釋 煄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九日

甲骨文有煄字，見書契後編下卷廿玖葉拾柒版又卷拾貳葉伍版，按此二版實同一片。近日治甲文者無釋。余謂此軍門曰和之本字也。周禮夏官大司馬云：「以旌爲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敍和出。」鄭注云：「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以爲之。敍和出，用次弟出和門也。」國策燕策云：「齊韓魏共攻燕，燕請救於楚，楚使景陽將而救之。三國懼，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通使於魏。齊師怪之，以爲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楚師乃還。」又齊策云：「秦攻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孫子渾爭篇云：「將受命於君，合軍聚衆，交和而舍。」曹注云：「軍門爲和門，兩軍相對爲交和。」文選東京賦云：「次和樹表。」薛注云：「軍之正門爲和。」又西征賦云：「距華蓋於壘和。」李注云：「和，軍營之正門也。」史記酈商傳云：「擊鱗布，攻其前拒。」索隱引徐廣云：「拒一作和，和，軍門也。」此和爲軍門之義，見於古傳記者也。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云：「李悝警其兩和曰：敵人且至。如是者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秦襲之，幾奪其軍。」一曰：「悝與秦人戰，謂左和曰：速上！右和已上矣！又馳而至右和，曰：左和已上矣！左右和皆爭上。」左右和蓋謂左右軍，此因軍門曰和，引申其義，遂稱其軍曰和也。國語吳語云：「還軍接蘇」，此亦軍門之義，以蘇字爲之。要之和蘇皆同音假字，本字當作煄。軍之所止謂之煄，軍門謂之煄，字皆从自，自卽古師字也。

釋文 一九四五年三月十七日

卜辭云：「丙申，卜，啟貞，來乙巳，酒下乙。」王占曰：「酒佳出帝，其出殷。乙巳，酒。明，雨，伐，既雨，咸伐，亦雨。」《說文》：「星，𦥑卯爲星。」《史記·律書》引。舊通釋爲鳥，謂卽堯典「日中星鳥」之鳥。余按：字形如鳥而口形特顯，與甲文其他鳥字不同，竊疑其爲味字也。《說文》二篇上口部云：「味，鳥口也，从口，朱聲。」甲文字爲象形，味則後起之形聲字也。甲文云味星者，左傳襄公九年云：「味爲羈火。」爾雅釋天云：「昧謂之柳，柳，羈火也。」郭注云：「昧，朱鳥之口。」昧字又作囁。詩召南小星云：「三五在東。」毛傳云：「三，心；五，囁。」字又作注。史記律書云：「西至于注。」索隱云：「注，柳星也。」味注古音同，轉入聲則爲囁，故字可通作矣。

釋塵壯牝犧駝 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一日

甲文有壯塵字，羅振玉云：「《說文》：壯，畜父也，从牛，土聲。此或从羊，或从犬，或从鹿。壯既爲畜父，則从牛从羊从犬从鹿得任所施。壯或从鹿作塵，猶牝或从鹿作塵矣。」又有牝犧駝諸字，羅氏又云：「《說文》：牝，畜母也，从牛，匕聲。母畜對壯而稱牝，殆猶母對父而稱匕。羊豕犬亦有牝，故或从羊，或从豕，或从犬，或从馬。詩塵鹿之塵，乃壯之从鹿者，與牝犧駝諸字同，乃諸字皆廢而塵僅存，後人不識爲牝之異體而別構音讀，蓋失之矣。」並見增訂殷虛書契攷釋中卷廿柒下。樹達按：自羅氏爲此

說，治甲文者靡然從之，略無異議。余於一九四零年夏重讀甲文諸書，心竊疑焉。蓋以爾雅釋獸釋畜及說文牛部馬部諸文觀之，物色形狀，辨析綦詳，事偶不同，別爲一字。蓋畜牧時代之殘遺也。假令牛羊鹿犬種類各殊，祇以牝牡相符，即爲一字，以此校彼，詳略懸殊，揆之事情，殆不當爾。況母牛爲牝，母鹿爲麌，牝麌既不同文，牡壯麌狂安能爲一字？羅氏不據牝麌之不同，推求諸文之異字，乃反疑麌別爲音讀之非，幾於欲以一手掩天下之目矣。故余據爾雅釋獸「鹿牡麌」之文，釋麌爲麌，據「豕牝紀」之文，釋紀爲紀，據釋畜「牡曰驥，牝曰駉」之文，釋駉爲駉，據「羊牡紳牝牂」之文，釋紳爲紳，牂爲牂」，嘗以其說書告郭君沫若，郭君復書深然余說。然余當時但據理推論，無確證也。近讀胡厚宣商史論叢殷代婚姻攷，引卜辭一則云：「辛巳，貞其率生于妣庚妣丙，牡，牝，白豕？」又一則云：「△△貞△率生于妣庚妣丙，△牝，牝，牝？」原文拾柒頁下，今見釋編卷玖陸片。一以牡紳連言，又其一以牝牝連言，若如羅說，文乃絕不可通，二辭不啻爲吾說作確切之證明，羅氏之言，不待攻而自破矣。

文成後，得讀殷契卜辭載瞿潤緝說云：「牝牝牝牝麌雖皆从匕，而種類各異，不必爲一字。今牝麌牝犧諸字不見於字書，然牝麌尚異其音讀。」釋文六葉。知於羅說持異議者固有人也。

釋 王 一九四五年六月五日

卜辭云：「其祿新，鬯一」，「冔二」，「卣一」。」續微居甲文說卷上王靜安云：「冔疑古勺字，
孚象勺形，一，其實也。」續微居甲文說卷上習敦云：「隹四月初吉丁卯，王蔑晉曆，錫牛三，晉既拜稽首，冔于厥文祖考。」

彼孚字與此𠂔字正同。彼爲夏祭，當假借爲祔祭之祔。此云鬯二，卣二，則當爲挹鬯之勺。卣所以盛鬯，勺所以挹之，故二者相將。」釋肆下。樹達按：王君此說殊爲誤釋。金文未見勺字，然豹字从勺，古鉢文作豹，見吳大澂說文古籀補亥卷伍葉。所从勺字與篆文同，與𠂔字形絕遠，知此字決非勺字也。葉玉森釋此字云：「漢臨菑鼎升作𠂔，與篆文升字異。卜辭之𠂔前編肆卷貳拾葉陸版，與鼎文同，異體作半𠂔，八象溢米散落形。」見甲骨學文字編補遺廿叁葉。樹達按：葉說甚審。今考秦公殷升字作𠂔，則此爲升字無疑。金文音殷之𠂔，亦是升字，王氏同誤釋也。卜辭云升二者，升當假爲収。說文五篇上豆部云：「収，禮器也，从收持肉在豆上，讀若鑑同。」蓋升與収古韻同在登部，聲亦相近，故可通作。収爲禮器，故殷人祭祀以之與鬯卣並列矣。

卜辭云：「癸丑卜，王貞，翌甲寅，王其筮父△，升。」後編下卷柒壹版。又云：「甲辰卜，貞，武且乙升，其牢？」前編壹卷貳捌柒壹版。又云：「癸酉卜，貞，翌日乙亥，王其又斤有祈于武乙，升，正，王受右？」前編壹卷貳拾柒版。又云：「貞且甲升，若？我受又？」前編貳卷壹葉貳版。按以上諸云升者，皆當讀爲烝祭之烝，升與烝亦音近字也。吳其昌於諸辭誤从王氏之說讀爲祔，故特正之。

釋 卜 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

甲文有𠂔字，或作𠂔，治甲文者無說。余按說文十二篇下女部妻字重文作𠂔，許君云：「古文妻